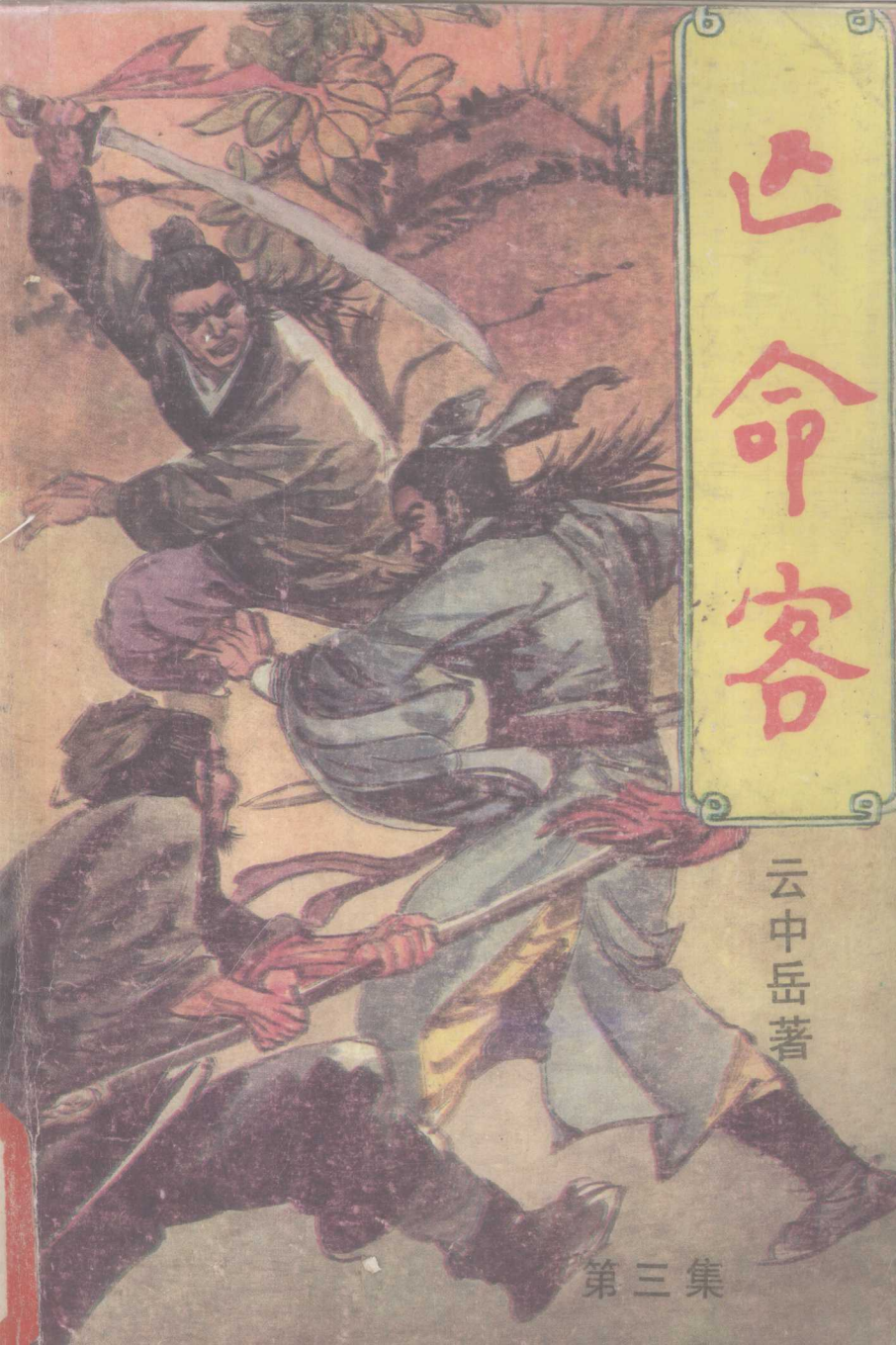
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dramatic sword fight. In the upper left, a man in a dark robe is lunging forward, his long sword raised high in a powerful strike. In the center, another man in a light-colored robe is being pushed back, his body angled away from the viewer. In the lower left, a third figure is partially visible, also engaged in the combat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foliage and a reddish-brown ground. The overall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mid-20th-century Chinese book covers.

亡命客

云中岳著

第三集

亡 命 客

第 三 集

亡 命 客

云中岳 著

台声出版社出版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

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2.7 字数：702千字

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—80062—025—3/I·025

定价（上、中、下册）：11.50元

内 容 简 介

“人海茫茫兮，任我浮沉，江湖莽莽兮，唯我独尊。”这是对杰傲狂野叱咤风云，单人敢向天下英雄叫阵，亡命客蔡文昌的真实写照。

他即是一个令江湖人闻风丧胆的亡命侠客，同时又是一个令许多女孩子倾心的风流侠客……。

文昌从小失去父母，受尽磨难和欺辱，但他立志复仇，在一次偶然机会巧遇扎发客，得真传“无极气功”后浪迹江湖，同黑旗令主、无尽谷主、七幻道、七星妖女等展开了生与死的殊死搏斗，同时也叙述了文昌情感世界。

此书是云中岳先生的最新力作、语言清新、简洁，人物形象各异，情节曲折，出神入化，武打场面惊心动魄，读者看后如身临其景，回味无穷，是值得一读的佳作。

亡 命 客

下 集

十 七

快立夏了，但山区里依然春寒料峭，天空中浮云密布，看不到一丝星光。这一带山高林茂，原始的参天古木一片青绿，与远处太白山巅的银色积雪成强烈的对比，草莽中兽吼此起彼落，夜猫子的凄厉啼声震人心弦。

文昌在一座山沟内将驴藏好，根据百天里打听出来的消息找到了进入英雄寨的秘径。江湖人具有一个灵活的头脑，和狼犬似的寻觅追踪本能，藏在隐蔽处的秘径瞒不了他，潜伏的暗樁也无法发现他的踪迹。

太白之狼徐钟华，是西北一带了不起的绿林巨擘，眼线遍布各地，积案如山，在这儿，他有自己的兄弟，有他自己的山寨垛子窑，做案地区还出数百里之外，官府无奈他何，有时四出剽掠，飘忽如风。在黑旗今主来说，太白狼是他最忠实的走狗，最强悍的爪牙，和最值得信赖的朋友。

英雄寨中，有近三百名杀人不眨眼的好汉，有一座繁殖五六百匹良驹的山谷牧场，有俯瞰着各处登山要道的岩堡，和一夫当关万夫莫上的山寨，但这一切，却阻不住身手高明的武林高手。

百天，入山秘道上的名处山顶放有望风喽罗，晚上，低洼之处有伏路小贼。

绿林好汉们不怕江湖朋友或者百道英雄找麻烦，只怕官

兵大举进剿，来上十来个拜山的人，算不了一回事，虫，蚁多了可以咬死象，所以防范官兵进剿才是山寨强盗的要务，对零星前来讨野火的人不在乎。

文昌悄然往里淌，越过不少大意的暗哨，神不知鬼不觉便进入了禁区，直扑山脚下一座小岩堡。

小岩堡不大，建有土墙和箭垛，后面有一条小径通向上面的大寨，是大寨的前卫触须，平时驻有二十余名小贼，巡风放哨警卫森严。

三更已过，夜黑似墨，一条从小岩堡后面的小径悄然接近，到了第一道警哨的大树左近。爬伏在树下的小贼刚发觉身后有异声，扭头一看，脑门便挨了一记熏拳，向地下一伏，人事不省。岩堡中一灯如豆，小头目的住处在最后一座土屋中，别认为做强盗的人都是阔老，绝不时大秤分金银子金帛随意可得的快活人，他们同样苦，只不过有时享受而已，小强盗的真正痛快时候并不多。这位小头目的住所，也不过一炕一被而已。

文昌潜入堡中，先制昏了守卫小贼，进入了小头目的住房，关上房门挑高灯蕊。他一身夜行衣，头上戴了只露出五官的黑头罩，象一个高大的黑色鬼魂，无声无息地走向下面并未生火的土炕。

小头目睡得正沉，一杯冷水突然泼在他的脸上，惊得他一蹦而起，还弄不清怎么回事，脖子上已扣上了一只大手，低叱入耳：“老兄，清醒。如果你不想死，切不可大惊小怪叫嚷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”

小头目只惊得毛骨悚然，脖子上的大手坚如金石，炕头灯光明亮，眼前出现一个双目如炬的黑衣怪物，一把光耀耀

的小剑，抵在他满是胸毛的心口上，他的胆子即使有天大，也不敢声张叫嚷，脸无人色地说：“有话好说，尊驾请明示来意。”

文昌在炕上坐好，笑道：“老兄，徐大寨主库中金银堆积如山，八辈子他也住不完，堆在库中长霉，你说多可惜？所以在下找你老兄商量商量。”

“他……你是打秋风来的？”

“不！打秋风用不着动兵刃，挖窑子上线的。徐大寨主的金银太多了，用不完，咱们要帮助他，假使他不肯……哦！他会肯的，在下相信他定会了解我帮助他的诚意。”

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老兄这儿设有极秘密的音号通信玩意，只消发出十万火急的警号，那么，徐大寨主必定亲自赶来迎接。呵呵！他不来便罢，来嘛，在下便得好好帮助他。老兄，警号的机关在炕后，是你自己来呢，抑或要我自己动手？呵呵！我相信你老兄的手脚不残不废，定然用不着在下多事的。”

小头目死盯文昌一眼，然后伸手到炕后去抓一个铁把手，手刚举把手接触，文昌却伸手接住笑道：“老兄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。当来的人不是徐大寨主时，我想，你自己当能想到后果的。一刀砍掉脑袋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，假使一刀没砍掉，或者只割掉五官弄断手脚筋，那才糟哩！”

小头目长吁一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假使寨主今晚喝醉了，将派三寨主前来迎接，在下岂不死得太冤？”

“放心，哈哈！徐大寨主前天在西安府城鬼混，今天申牌左右方赶抵大寨，累得要死，怎会喝醉？”

小头目一咬牙，将把手向下一扳，苦笑道：“反正我这条命已操在阁下手中，你瞧着办好了。身为强盗，不死于格斗中，将生死命运交付与寨主来与不来，未免太笑话了。”

“人的生死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一举一动皆可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你何必发牢骚？”文昌若无其事地答。

岩堡中设有通向山寨的暗沟，藏着串抵半山另一座岩堡的牛筋索，把手一扳，半山的岩堡便有警铃的发音，再由堡中的人拉动通向山寨的另一条牛筋索，示知看守速通知寨主，说是山下来了投奔山寨的武林高人。平时传警，白天用牛角传音，夜间举火示警。

皆因太白之狼是黑旗令主的忠实爪牙，而九官堡的高手们经常做不速之客，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，所以设下这种传递巡消息用具，以使专程下山迎送。如果不是身份甚高的人，是用不着这玩意的。

不久，炕下传来一阵刺耳的拉铃声，这是说，寨主正率人下山迎接来客了。小头目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大寨主下来了，太白山寨在下也无法呆下去了……嗯……”

文昌突然一掌斜劈，中小头目的耳门，人应掌昏厥，然后将人捆上，塞在没生火的炕内，闪身外出。

也知道山寨有两三百凶悍的强盗，自己人孤势单。山寨中密布，冒险进入太过凶险，所以要诱太白之狼下山，在山下动手。

岩堡中本有些少金银，但他不想去搜。同时，他恨透了黑旗令主，要不择手段拔掉令主的爪牙，只要有打击令主的机会，他决不会放过，剪除羽翼，不帝在令主的脸上涂颜料，何乐而不为。

真巧，这处一个贼人，正高举灯龙，引着三名客人入山，正走向山下第一座岩堡，这座岩堡，也就是文昌占据的一座，二十名贼人曾被制住，连看守和暗樁全没有了。

这三名客人，正是极乐僧的得意门人玉面虎颜如玉，邠州名武师行客童宁，太白山西麓号称太白山之霸孽龙姜贵，赶上了。

太白山纵横数百里，东面是太白之狼占山为寇，西端是孽龙姜贵隐身之地，但这家伙并不是强盗，两人之间倒有深厚交情，身份是一明一暗，同样不是东西。也由于一明一暗，利害冲突不多。

玉面虎走得慢，上次没赶上禹王沟之门，也没赶上洛阳的风雨。

机乐僧扔下他先赶向长安找蔡文昌，叫他随后赶来，他却在郑州找上、美娇娘快活，沉迷在温柔乡中，等他闻风赶到洛阳，洛阳风、雨已歇，师父机乐僧不知溜到何处去了，他只好在江湖流浪，把蔡文昌恨入骨髓。

蔡文昌逃出祝府，祝府被一把无情火几乎烧光。镇中原吴勇传出文昌伤在冷蝎高飞之手，可能葬身火窑的消息，但江湖朋友不见死骨不死心，未证实之前当然存疑。上次文昌死在碧眼青狮之手的消息，事后证明无稽，这次也难令人信服、信的人不多。玉面虎不信，他要找文昌报西安府被辱之仇，到了太白山，自然要找老伙伴太白山之霸孽龙姜贵，孽龙便带他到太白之狼处盘桓。三人都是要犯，白天不顾自找麻烦，晚上赶来了。

文昌到了堡后，先看清了附近的地势，找来一把单刀。小贼们都用刀，他找不到可用的剑。

来路的方向有火光出现，山上也下来了五黑影，有点不妙，怎么上下都来了人？有火光，他可能要露出庐山真面目了，他的飞刀和三棱羽箭在江湖出了名，假使在火光下发出，势必暴露身份，如果不用暗器，人多了麻烦得紧。

他将头罩紧了紧，冷笑道：“不用暗器，我同样可以打发你们，如有必要，露身份并无不可。”

山上的人来得快，距他站立的树下已是不远。

堡前，突然传出大叫声：“不好，有人挑了咱们的柴子。快！举火传警。”

糟糕！身后的岩堡火光大起，先到一步的引路小贼已发现堡中无人，在堡墙上早有准备的柴草堆上燃烧起了警火。

五个武装大汉外披求氅，恰好奔到树下。

文昌知道，想秘密行事已不可能了，突然闪身掠出，迎面一站。他还不想暗中下手，要用光明正大的真本事在太白山扬威。

五大汉鱼贯向下飞掠，刚听到下面的人声，火光刚升，眼前便出现了戴头罩穿夜行衣的怪人，在前面突然现身，领先的太白之狼、吃了一惊，向旁人一飘，刹住了身形，厉声大喝道：“甚么人？为何如此打扮？”

文昌一声不吭，手一顺，隐在时臂后的单刀亮出，仍站在小径上屹立如山，不言不动。

“奸细！”另一汉叫，拔剑拔出又吼：“亮万，朋友，是……”声到人到，已接近文昌身前八尺。

文昌身形停动，迈出两步便面面对。大汉的剑尖刚离鞘，刚想刹住身形，文昌已到，单刀发出奇啸，劈面就是一刀，接上了。

大汉来势太急，也没料到文昌在寨主和四名高手之前，不但不逃命，反而不退反进，但见人影一晃，刀光乍现，刀风亦到，百忙中闪身撒剑，要震开劈来的一刀。

文昌已志在必得，身形快，刀招狠，部位毕，刀身的鲜血触目惊心。

旁观的人只看到刀光一闪，人影乍合乍开，如此而已。

大汉的剑在文昌身后拂过，半分之差，没壳上，他自己却向前行，行出八尺，突然身躯向右一扭，剑势将他的身躯带得向后旋转，脚下大乱，身躯乱幌，剑突然脱手，翻腾着飞出三丈外。

“啊……”他突然狂叫，想挺腰站稳，却踉跄栽倒，用颤抖的手摸向肠子外冒的右腰侧，略一挣扎，终于寂然不动了。

变化太好，太突然，谁也来不及出手抢救，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黑夜中看不清双方交手的招式，大汉中刀后片刻方惨叫栽倒，可知文昌这一刀砍是够快够狠。

最先发话的大汉一声怒叫，脱掉大氅扔在路旁，拔剑抢出叫：“好家伙！你这见不得人的无名狗，竟然闹到我太白山来了，本寨主要抓住你挫骨扬灰。”

这时，火光大明，从堡内奔出十余名引领玉面虎上山的小贼，十余支火把通明，无所遁形。这位寨主生得尖嘴缩腮，灰鼠须，绿眼，狭额，身材干瘦，正是大寨主太白之狼徐钟华。

玉面虎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紧随着孽龙姜贵奔到，在火光映照中，飞抢而出叫：“甚么人敢在山寨闹事？”

但太白之狼已不听他的，挺剑冲上，攻出一招“飞星逐

月”，凶猛地扑上，剑虹乍吐。

文昌一声长笑，单刀疾挥，“铮铮：两声清越的金铁交鸣乍音，火星飞溅，连攻两刀。

人影乍分，两人半斤八两，名方旁飘飞八尺外。

孽龙姜贵恰好赶到，已看清敌我，也恰好到了退势已尽的文昌身后，突然扔出一把飞刀叫：“纳命！蒙面小狗！”

玉面虎也倏然拔剑，从侧方扑上叫：“颜呆也打落水狗一记。”叫声中，剑尖将近文昌背背。

文昌旋身，运刀狂拂，手一抄，接住仍来的飞刀，再用刀拂接玉面虎袭到的同一刹那，飞刀突然出手回敬，大吼道：“还给你。来得好，着！”

先一句是对孽龙姜贵说的，后两句是说颜如玉。

“铮铮铮！：三声铿锵金鸣爆起，颜如玉一退再退，退出两丈外，后面注灰，但总算脱出文昌的刀影外。

“啊……”姜贵狂叫一声，他打出的飞刀反而插在他的腹部丹田穴上，踉跄向后倒。”

文昌三刀迫退了颜如玉，突然拉掉头罩怒吼道：“原来是你这无耻淫贼，今晚是你遭报的时候了。”

玉面虎吃了一惊，他正在找文昌雪长安辱之耻，但真正面面对，他反而心中发寒，脚下迟疑，惊叫道：“亡命客蔡文昌！好！你这该死的小狗。

文昌不等他语声落下，疯虎似的进枪，刀光霍霍，劲风呼呼，一连三刀，将玉面虎迫得没有了招架之力。

可是，文昌和两个灰影已经还出十丈外，隐设在夜色中，三两闪便形影俱杳。

文昌随着两个灰影飞掠，怪！他的轻功已臻化境，但比

起两个灰影仍相去甚远，追了里余，从三五丈拉远至丈之远了。他心中暗惊，大叫道：“两位请留步，请……。”

他不叫倒远罢了，叫声出口，两灰影突然。加快，绕过一座山嘴，突然一闪不见。

他站在山嘴旁怔住了，弄不清两灰影是人是鬼。蓦地，路旁小树梢头，一条白色纱布徐飘。他一把抢过，一阵幽香沁入肺腑。这阵幽香他不陌生，似乎在那儿嗅过哩。

他一时好奇，取出火摺子亮火细看。这是一条绸了几朵兰花和一个“娟娟”字的纱巾，并非汗帕，而是女孩子作为装饰用纱巾，上面用发针刻了笔刻不相连的十个字：“不要惹事生非，好自为之。”

发针在纱巾上留字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即使是利刃也不易为，不由他不惊。

“是女人，谁呢？”他惑然地想。

他想不起有谁会来助他突围，却又留巾退走。

“娟娟难道是方小娟？”他想邛山相助的方嵩父女，小山弟的姐姐，但再一想，假如是小娟父女，怎么会这么巧？也是没有不见而别的理由。

“管他是谁，日后再说。”他自语，将纱巾放入怀中，扭头回望。

后面火光冲天，大批贼人向这儿赶。他冷哼一声，展开轻劲如飞而去。

白闹了一夜，一两金银也未到手。但也知道，黑旗令主将会为他大忙特忙了。

这条古道全程七百里，有桥阁二千九百八十九座，板阁二千九十二间，其中有些已经崩塌，行旅裹足，极少有人往

来，逐渐流入洪荒地域，人烟渐少，快成为野兽强盗的天下了。早年，与汉中交界，曾设有华阳县，后来改为真府县。

目前，这个县废了。距府城两百二十里的洋州，也降为洋县，可知这一带景况已是江河日下，人丁愈来愈少啦！

进入了无尽的美山。文昌只好将健驴丢掉，背起包裹挂起琵琶，孤零零地向南又向南。

斜谷，其实是山区中绵绵无尽的谷地，也叫斜褒，北口叫斜，南口叫褒，褒，也就是古褒圈，妖姬褒姒的故乡，也就是汉中府的褒城，可知这条谷道够长哩！古道在严山危水中盘旋，鸟道羊肠，飞崖绝壁比比皆是。

午间，绕过一座绝壁，古道向上升，远远地，水声如雷，五里上半山之中，出现了一座阁道，用巨木架在绝崖间，俯瞰下面千寻深壑。

终于到了阁道入口了，俯瞰下面千寻深壑下怪石如猿蹲虎踞，滚滚溪流奔腾澎湃飞珠溅玉，声势如万马奔腾，令人感到头晕目眩，心向下沉且浑身发软。而阁道宽仅五尺，外面的扶栏大都腐朽了，脚下原来厚实的木椿木板，有些已呈现朽烂之象，万一脚下失闪，或者木椿朽塌，天老爷！这条命不断送在这儿，必定是佛爷有灵，算是奇迹。

阁道长约半里地，人走在上面，脚下吱吱声，令人心惊胆跳。走到中段，蓦地，壁根下幽灵似的站起一个虬须大汉。青巾包头，青劲装，腰带上插了一把连鞘解腕尖刀，懒洋洋地站起，打了个呵欠，阴阳怪气地问：“老弟，歇会儿，聊聊天再走。”

文昌淡淡一笑，倚壁一站，说：“对不起，老兄，在这种摇摇欲堕的阁道上聊天，在下委实无比雅典。”

“老弟如果害怕，也不会走这条斜谷古道，何必心虚？坐下啦！前途凶险，听在下——说明，走回头路还来得及。”

“呵呵！在下有点古怪，从不想走回头路。”

“哈哈！老弟，你小小年纪，不像是活腻了的人吧？”

“呵呵！不错，在下年纪未弱冠，这时说活腻了，未免太早了些。老兄以为然否？”

大汉睁开懒洋洋的双目，神光乍闪，大笑道，“不错，哈哈！确是太早些。老弟，由何处来？尊姓大名？那条线上的？”

听口气，便是守路的好汉。文昌掷了掷力下琵琶囊，笑道：“由郾县来，入汉中，在下不在线，卖唱的。请教，老兄安窰何处，有何见教。”

“哈哈！看老弟的器宇风标，岩会是走江湖的小混混？老弟，你认为在下的招子如此没用么？既然是借道过往，何不坦诚相示？”

文昌收敛了笑容，冷笑道：“阁下真要盘道己。

大汉也暗中戒备，沉声道：“不错，寒泉山五丁神巴留家的山寨，不放过来历不明的人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绿林好汉的垛子窰附近要地。呵呵！老兄，这条古道行客稀少，油水不多，在这儿安窰立寨，在下倒是百思莫解。”

“咱们不在这儿买卖，反而保让路经敝地行客肥羊，但却不放过前来探道的鹰犬。阁下的穿章打扮委实岔眼，身份值得怀疑，故而动问。尊驾在十里外已被敝寨的弟兄钉了梢，目下危机重重，如不说明来意兴表明身份，在下只好请你留驾。”

“你真要问？”

“不敢，只是请教。”

文昌迫进两步，沉声道：“亡命客蔡文昌，借道赴汉中。哼！贵山主大概是黑旗令主的忠实爪牙。告诉你，不惹蔡某便罢，不然……”

大汉脸上泛起喜色，踏前两步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！老弟，你真是亡命客蔡文昌？大闹长安洛阳，与字内十三怪物多人做对的蔡兄弟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文昌冷然答。

大汉伸出大手和文昌把臂，怪叫道：“老弟，天下英雄都是些浪得虚名之徒，只有你老弟是个值得喝采的奇男子。我，五丁神巴安平，一个不受任何人驱策，飘忽不定的大悍贼。老弟，交个朋友，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，老弟果然与众不同，可肯交我这个绿林朋友？”

文昌心中一宽，伸出大手两人把住了臂膀，笑道：“巴兄，你客气，我这个江湖小亡命，高攀了。”

“哈哈！蔡老弟，说这种客气话，你该打。走！到那儿盘桓盘桓。早些天我刚从洛阳回山，老弟你老一晚大闹洛阳邙山，兄弟佩服得五体骨投地，恨不得找遍天涯海角与老兄亲近亲近。我与那黑旗令主是死对头，从未向九官堡送常例钱，所以只好将垛子密藏在深山绝壑之内，他也无奈我何。我可以将那晚在邪山出面的狗东西的大名，一一告诉你。甚至无尽谷主邪自命白道盟主的家伙，为何要派人找你的前因后果。”

两人并肩走过阁道，向南面的寒泉山走去。五丁神一面走，一面说：“无尽谷主找你的原因，是为了你传出金夺银

刀惨杀唐河逸客骆长湖的事，要擒你返回无尽谷追究。哈哈！唐河逸客的事，老弟你确实是错了，并非金夺银刀所下的毒手。”

“巴兄怎知不是金夺银刀所为？再说，我并未咬定是他所为，只是将那天唐河逸客临死前所说的话照实说出已。

“文昌气愤地分辨。

“哈哈！这事只有我才知道其中详情。事发的前一天，我在长安南关长安老店中落店，无意中听到其中的秘事。说来你也许不信，但事实却在。”

“请教。”文昌答。

“唐河逸客真正的埋死地，在渭河而不在那条山沟中，老弟无非与我人妖交情不薄，休怪兄弟直说，兄弟无意从中制造裂痕，更不是造谣中伤的小人。死的那八个家伙，是黑旗令主的忠实走狗云中八寇，被人假冒唐河逸客下手擒获置之死地。”

“巴兄怎知有人假冒唐河逸客的身份？”

“兄弟在长安店亲耳所听亲眼所睹的事。那是江湖中两个怪丐，一叫狂乞邬夏田，一叫怪丐冯稻，另一个蒙面黑衣人中，有一个的身材我极为眼熟，象是非我妖的得力心腹狂风许天禄。那晚，他们已将唐河逸客弄到手，由两个怪丐秘密捆着丢下了渭河，再由狂风许天禄引诱云中八寇至郊外，假扮唐河逸客一举加以诛杀。他们的阴谋被我无意中看见，所以知道。两个怪丐事实是非我人妖的爪牙，狂风许天禄更是非我人妖的左右手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不信。”文昌断然否认，急急插口。

但他心中其实很乱，他想到在大玄坛庙被擒的事，自己